

1993年的某天,从成都到昆明的飞机本来是下午6时15分起飞,不知什么原因,却一误再误……

在机场的候机室枯坐久等,是很难受的,幸好我带了一本这天上午在成都买的“开明版”《湘行散记》。这不知读了多少次,仍然百读不厌的文学经典,很能帮助我摒去旅途的寂寞;那些坐不住的旅客在烦躁地走来走去时,我却埋头读书,沉浸于湘西那特异的山水和人物之间,忘了时间,忘了身在旅途,忘了飞机起飞时间的被延误……

6时50分,飞机终于起飞。成都的夏天天色黑得迟。飞机是迎着灿烂的阳光向西南方飞去。

在飞机上看成都平原傍晚的天空,是由两大块碧蓝色与浅绿色相组成;在这两种色彩之间,又横亘着一条洁白、闪亮的宽阔云带,似乎是有意阻隔那不同色彩的混合,让蓝色更深邃,浅绿更柔媚。

机翼下方,白云成团成团地堆积着,有如正在悄悄融化的大小雪山,既没有飘浮感,也不会散乱地移动,冰冷、圣洁。

飞机航行了约半小时后,可能进入了那绵亘于滇黔边境、陡峭、险峻的乌蒙山脉上空;虽然飞机不断往

上攀爬,已经上升到一万米高空,但仍然难以闪过强烈气流的冲击;那一阵又一阵的“大浪”扑来,飞机如同一叶小舟剧烈地颠簸着,似乎时时覆覆的可能。我们忙遵照空姐的吩咐,收起面前的小桌,系好安全带……

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紧张

写于万米高空上的手记

彭荆风

得脸如死灰。美丽的空姐快步走过去,轻声安慰着她,她的脸色才缓和过来。

我不知道这位空姐对她说了些什么?但是我知道是把她的从容、镇静传递给了这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。这是很有力量的!

我看了看手表,已经是7时20分。由于是从北向南飞,透过右侧窗户射进来的阳光仍然明亮眩目;再从机舱左侧窗户向东望去,那又是另一番景色,远远的暗蓝色云天接壤处,有几堆如同巨大冰山、形状照

瑰异的云团矗立于那,阳光照射在那上边,显得格外洁净;“冰山”的缝隙处有如洞洞的巨大缺口,似乎那里边深藏着一大潭清澈碧绿的水,处于随时可向外流淌的状

态。我想:如果淌开了,那就如同天河开闸,大地上要暴雨倾泻了。

7时半左右,天色逐渐变暗,机翼下一片蓝黑,有如平静、深邃的海水。我问空姐:“这下边是滇池、抚仙湖?”她笑了:“不是,是天空变幻的色彩呢!”

7时40分左右,飞机才抵达那五百里滇池上空,被厚厚的云层所隔离,我们看不见湖水,也听不见惊涛裂岸的响声,只是从空姐提示我们再系好安全带,知道飞机在盘旋着下降;只见如飞絮般的云雾奔涌过来。飞机被裹进了这如雨点般的雾中后,被“敲击”得又在战栗地抖动。那美丽的空姐又快步走到了那带孩子的年轻妇女面前,这次,年轻的母亲不惊慌了,也是像空姐那样镇静、安详。

这场颠簸只是短暂的几分钟的事;飞机向下再向下,终于把雾雨扔在了上空,能看见滇池平原周围那各种形态的屋宇,以及闪亮的灯火和变得模糊的山林……

当飞机刚升上万米高空时,我就决定把所见到的美丽景色记录下来;但是笔记本却放在了托运的行李中,情急下,忙抓过一个清洁纸袋,逐一记录着。于是这只纸袋与众不同地完成了一次记载美的使命!

俄罗斯的《白色虎式》是一部很奇特的战争电影,它的开篇,就让人感到不同寻常:“二战”期间,苏军坦克手伊万被敌人“虎式”坦克击伤,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能够存活,连野战医院的医生都感到吃惊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,伊万突然痊愈,伤口不翼而飞,但是他患了“逆行性遗忘”,不记得自己的姓名,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

是的,这样的基调,注定《白色虎式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电影。随着剧情的发展,事情变得更加奇怪,伊万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,他能和坦克交流,能倾听坦克的语言,能从被击毁的苏军坦克身上,知道是德军的“豹式”还是“虎式”坦克攻击了它。敌人有一辆白色的“虎式”坦克,就像是幽灵,常常会击毁苏军几十辆坦克和火炮,然后消失在树林里,或者沉陷在沼泽里,不知不觉,它又会重新出现。寻找它,并把它彻底消灭,成了伊万心头的主要目标。

这样的故事,完全颠覆了我们观看战争片的心理预期,虽然,也有敌我双方坦克交战的精彩场面,但电影把我们引向了“超现实”“神秘主义”的路途,或者说,用一种独特的手法,让我们去思考战争和战争以外的东西。在我看来,《白色虎式》就是象征,就是比喻,就是充满意味的战争寓言。电影末尾,希特勒有这么一段话:“战争无处不在,而且会一直存在,它没有开始,更没有结束,万物皆源于此。”战后,“白色虎式”坦克依然不见踪影,但伊万坚信它还会出现:“不把它消灭,战争就不会结束。它在等待,也许会等20年、50年,甚至100年,它会出现的,我一定要烧毁它。”“白色虎式”坦克不就是邪恶的战争意念,不就是血腥暴力的根源,不就是企图摧毁人类文明的机器吗?

战争寓言和纪实

刘伟馨



读碟

毫无疑问,电影带给了我们视觉上的震撼:原先要塞的人们祥和静静地生活着,他们看电影、跳舞、约会、垂钓……可突然之间,德国法西斯的飞机、坦克、步兵,出现在要塞,炸弹、火焰、气浪、烟尘、倒塌的楼房、慌乱的人群、流血的尸体……一切都改变了。最要命的是,苏军没有防备,缺少武器,建制混乱,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他们开始了保卫祖国的战斗……这里,是一个个片断:重新集聚部队,与敌人肉搏、格斗,坚守桥梁等战略要地,舍身就义,救助妇女孩子;这里,是一个个杰出指挥官:儒雅的政委,果敢的少校、多情的中尉。他们或指挥部队守住阵地,被捕后,说出“我就是政委、犹太人、共产党员”,不惜被杀;或冲锋陷阵一马当先,战争后期身负重伤被俘;或以自己的生命,掩护战友撤退,端详着全家福照片,留下对亲人最后的思念。这是感人肺腑,这是铭心刻骨的人物,这是布列斯特要塞战役最伟大的精神。

电影有一个贯穿的人物,当年他是一个十来岁的军乐队小战士,中尉临死前交给了他一面旗帜。几十年后,垂垂老矣的他,向孙子讲述那段往事,他说:“我保存着这面旗帜,像保存着自己的回忆和信念一样。”回忆和信念,让布列斯特这样一个“英雄要塞”,激励着和平年代的人们,并成为他们永远的支柱。

一条看得见光明前景的路线,就是让他们为之奋斗终生,奉献终生。

迈向拉萨的方向,“不是不怕牺牲,而是勇于牺牲”。他们用满腔热血为西藏走出一条捷径来——虽然明知道,这条捷径对于后来者而言是最快最轻松的,但对于开拓者而言,却是万丈深渊,如履薄冰,荆棘满路,但他们不畏艰辛。

读过这本书,希望我们能更多地理解我们的祖辈父辈当时的选择,也能更好地体会他们的辛苦。

“这里提到的每一个名字、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细节,都值得共和国铭记。正如一位‘老西藏’所说,不怕凋零,就怕遗忘……”

请记得他们,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,让我们懂得他们的这一个“为什么”,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
戏剧家宋春舫的银行史作

邢建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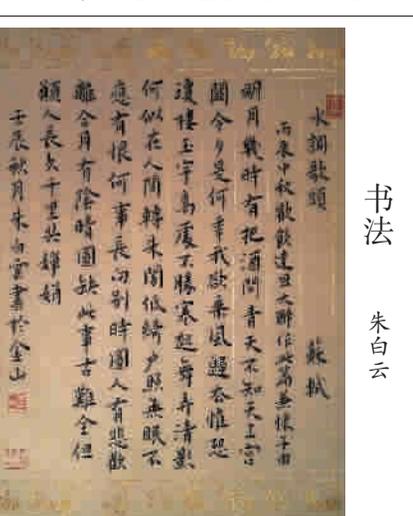
有点文学史根底的人,大概知道宋春舫是一位文学、戏剧方面的大家,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人们将他遗忘了。一个重要的原因,或许在于他的英年早逝,时在1938年,年仅46岁。当时,他在戏剧研究和创作方面的名望,正如日中天,却似一颗流星,忽忽坠落,从此湮没在历史的天际边缘。少有人提及。好在近年又有越来越多的人,想起这位戏剧界的名宿,从不同的角度撰文纪念他,他的戏剧天才,他的语言秉赋,他的藏书癖,都被人们津津乐道。但宋春舫与上海银行的因缘,尤其是他撰写过一部银行史的事迹,恐怕鲜为人知。

1931年夏,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慕于宋春舫的文名,请他来上海为银行撰写行史。该行约请宋春舫来撰写行史,就是看中宋春舫不是本行职员,也不是金融界中人,这样与上海银行,或者其他银行毫无瓜葛,更能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银行的所作所为,落笔可以不偏不倚,将来公诸于世,也会更有说服力。

当时宋春舫还在青岛大学当教授,因为体弱多病,课不多,常常在他的“榻木庐”书斋读书休息。盛请之下,宋春舫欣然接受任务。经两年多时间努力,宋于1934年春完成了上海银行行史,名为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》。上海银行成立于1915年,赶在上海银行成立20周年前写出初稿,自是银行方面与宋春舫的约定。书稿共七章,另有序言一章,约计15万字。

难能可贵的是,宋春舫作为一名剧作家,却完全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到写作中去了。此部著作不仅文字清丽,而且风格谨严,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。看得出来,宋春舫在此稿上所花的心血和精力,非同一般,笔者浏览一过,真切感受到他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才华,不愧为名家之作。当年上海金融界历史和银行家们的奋斗,历历在目,其中一些章节,如银行扶持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內容,迄今读来,还是令人感叹和长思。

这部银行史的特点,既体现在历史细节上,也体现在对陈光甫为人的刻画处,这是一般历史著作缺乏的方面。如他写陈光甫及上海银行的成功经验,说:“多数人的观察,以为陈先生是富有奋斗精神,所以历年来不断地和环境奋斗,战胜一切,而造成上海银行历年来营业方针,总是推陈出新,不落寻常臼。但吾人以为陈先生的长处,是在‘好学不倦’四个字的上面。吾们知道陈先生在美国的时候,不大与人往来,校舍而外,在图书馆的时候为多,于不知不觉中,便养成了读书的习惯,凡书于不好。回国以来,二十年中,没有一天,至少不看一二小时的书,这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。”



书法

朱白云

从我记事那天起,我爸就翻来覆去叮嘱我:儿啊,长大后有两样东西不要学,一是开车,一是做饭。会开车,一辈子都给人开车。会做饭,一辈子都给人做饭。一句话,劳碌命。这个任务,开始时我完成了一半。高中一毕业,我就迫不及待考了驾照,因为过于向往自驾车旅行的流浪生活。为此,我爸好几年都不爽(不过他是对的,自从有了驾照,无论和谁去哪里,我都是司机)。至于做饭,我倒是一直坚持着没有学。起初在家吃老爸老妈,没必要学;上了大学之后住集体宿舍,也没条件学。但因为我爸的手艺和北大的食堂实在妙不可言,我被喂成了吃货。没钱的时候,满世界找特色小吃;有了点钱,就满世界找特色馆子。即使现在,自认尝尽人间美食的我,依然会在夜里因看了张微博上某人贴的美食图,而流着哈喇子鬼一般飘到厨房去翻冰箱。

我爸对我的期望彻底破灭,是我上大四时第一次出国留学,去丹麦。房东夫妇对中国文化(含饮食)抱有天大的幻想和热忱,因此将房子租给我。当然,我们现在是铁杆朋友,但我几乎可以断定,当初他们收我那么

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,每做一件事、一个决定之前,都要先理性地问一问“为什么”。考虑得失利弊,衡量轻重缓急,做出最佳选择,然后付诸行动。而对于祖辈父辈们过往的那些“光荣”的革命事业”,却很少向他们问一个“为什么”——去了解,去体会他们当初的选择。尤其是那些为这“光荣的革命事业”而付出良多,甚至牺牲的人,他们为什么有这份热情,这份信心?《新中国首批进藏部队官兵真

这一个“为什么”

陈雯

可以认为,服从是军人的天职,他们别无选择;但你无法想象,如果不是怀揣理想和信念,他们如何斗志昂扬、苦中作乐,靠双腿走通一条世界屋脊上的“天路”?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和方向,他们又怎能“拧成一股绳”,以“特别能吃苦,特别能忍耐,特别能战斗,特别能团结,特别能奉献”的精神,扎根西藏、长期建藏?”

“读懂那一代人的荣誉感、价值观,才能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。”

什么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荣誉感、价值观?笔者看来,并不是什么功勋奖章,也不是什么名誉头衔,而恰恰是对反观过去100年国人扭转中国惨淡现状的软弱所爆发出来的一种强硬——以身作则,为他人所不能为,开他人所未开的路。

“首批进藏的数万人队伍中,还有不少青年学生,他们不是没有选择,却把参军、进藏看作最光荣的事;他们不是盲目跟从,而是将‘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’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出路。”

这是五四以来一代青年学生对祖国所能奉献的最大力量。目睹祖国受尽欺凌,各处条件落后,他们没有选择逃避,而是选择改变。改变,从自己的双手做起。去创造,去实现。他们不是不知道苦,而是怕这苦只有人说出来,而没有人承担,去做、去开路,所以由他们来开始。“不愿服输”“不甘落后”是他们那一群人的代名词。唯有拼此生命去干,中国的前途才有出路。

这大概就是他们的“为什么”。理解他们的这

一个“为什么”吧。没有开过的路,由他们来开;没有搭过的桥,由他们来建造;没有普及的医疗,由他们去开启;没有接触过的思想,由他们带去普及。如果他们不做,就可能四万万人都不会有人去做。他们宁愿受那同样的苦楚,去开启那些后人走起来好走的路;宁愿受藏胞们的冷眼,也尽力给他们带去有益的治疗。

在这本书中,大部分描写了尚存“老西藏”们对作为首批进藏部队徒步走进西藏的回忆。寒冷、饥饿、高原病、地震……这种种在西藏高原那冰天雪地之中煎熬着他们,生病、截肢甚至死亡折磨着他们,政治上、民族间的对抗考验着他们,然而在他们的心中,有满腔热血,有对未来的乐观。那时的青年学生是如此有干劲,只要有



海上金融

低廉的租金,准是憋着一个坏主意:让我给他们做饭吃。果不其然,一个月的磨合期过后,房东先生 Klaus 就搓着手对我说:江,给我们做顿地道的中国菜吧,呵呵呵!本着不抛弃、不放弃的态度,我硬着头皮答应了。

在今天的我看来,那顿饭是场灾难。我

一个吃货的厨师梦

常江

按照自己的想象烧了三个菜:鸡蛋羹、辣炒卷心菜和鱼汤。鸡蛋羹忘记放盐,没有葱花虾米;卷心菜完全炒蔫,说是菠菜都不过分。至于鱼汤,因为没有鲫鱼,只好用北欧盛行的三文鱼,结果腥气袭人。我脸蛋发着烧将菜端给外国友人,想象着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的幻想就此破灭,打心眼里难过。

然而,出乎我意料,三道蹩脚的菜,他们竟吃得津津有味,边吃边夸奖我心灵手巧。坐在一旁的我,一边泪流满面,一边暗想:要是心灵手巧的人就我这样,中国菜估计早绝种了。

不过,我的厨师梦大抵是从那时候埋下的。从丹麦开始,做饭烧菜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丹麦朋友让我明白,手艺好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“做”的用心和“吃”的幸福。很多年后,在中国,在美国,在非洲,我几乎都是朋友圈的“御用厨师”,因为我无法放弃凝视他人品尝我的手艺时脸上洋溢着的满足。前些年,我差点报名参加《顶级厨师》,身边的朋友鼓励我说:虽然你菜烧得没人家好,但你绝对是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。好吧,但愿博士学位有利于我的厨师梦。

我终究没有勇气去参加《顶级厨师》,那节目却燃起了我既吟得一手好诗又烧得一手好菜的奢华热情。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爸。他对我提出的两个期望,统统破灭了。但有一天喝醉的时候,我突然发现,我也会开车,他也爱做饭。于是我想,也许他不是真的怕我变成司机和厨子,而是怕我抢走了他自己生命中那貌似是独一无二的、为自己爱的人奉献的幸福吧。

十日谈

家中的美食

明请读《味道的印刻》。